

碧野
著

姻缘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阳光出版社



碧野 原名丁炳彦，汉族，宁夏隆德县人。中学文化程度。解放前即参与革命斗争。1949年8月隆德解放后在县政府工作，1993年离休。由于生性憨直，一生道路坎坷。但本人刻苦好学，坚毅敬业，自学中医，由自治区卫生厅授予“中医师”职称，在隆德县基层医院和中心医院从医20余年，深受患者好评，外地患者慕名而来者甚多。离休后自开诊所为民众解除病患，并于闲暇时撰文70余万字，在《文艺报》《甘肃日报》《宁夏日报》发表作品数篇。除本书刊印的文字以外，尚有《浪花》《疯子杂记》《荒唐姻缘》《小民自述》等。

姻

碧野 著

缘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阳光出版社

序

碧野君，是我初中两年的校友。不过那时的我，整天沉醉于篮球和功课，与同学来往不多，对他也少有印象。1947年，我学了回跳蚤，跑到平凉，入读高中，就与他没有了联系。再次相遇，已经是1950年的夏天。当年，高中毕业，学心不死，约两个同班的，背上干粮，往返千里，徒步西安高考。返回平凉时，夜幕已经降临，身无分文，饥肠辘辘，拖着疲惫的身体，摸黑投奔到碧野任职的荣军教养院。当晚，招待我的是鸡蛋臊子面，我狼吞虎咽地啜了两大碗，睡了一个足觉。第二天，他又给了我几毛钱，做回家的路费。这次相逢，两碗鸡蛋面，是我平生吃过的最香的食物，它把我紧紧地贴在了他的身上，使我终生难忘。

以后的岁月，由于时空相隔，离多聚少，彼此间的变故，知之不多。直至“文革”，遭受灭顶之灾后重逢时，才有了较多的交流。尤其是，有幸读过他的大作《五朵奇花》后，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也滋生了对他的赞赏与钦佩。

通常，为人类不齿的牛或羊，啃着野地杂草，维持自己的生命，不仅辛勤劳作，还产出高质量的乳汁，那是何等的平凡而伟大。但自称灵长类的人，不见得个个具有如此的高尚风格。

碧野君,与多数穷孩子一样,自幼生长在贫瘠落后的山村,日常肚子
里的填料,就算是好光景,也不过是莜面馓馍馍、莜豆面碗饽饽、荞
面搅团、糜面墙墙、洋芋散饭之类。逆境时,杂粮沫糊,野菜饼子,就是
充饥佳品。有时,甚至啥吃喝也没有,隔三差五地饿肚子,也是家常便
饭。在成年累月的困境中,他虽然瘦骨嶙峋,但脊柱挺拔笔直,宁折不
弯;双腿修长,走起来一步一个脚印,从无苟且马虎;眼睛不大,却目光
有神,能洞察事物的本质。最突出的是,因为肚子里没有板油,也缺乏
肥肠,倒成了锦绣文章的精炼宝库。

在他的首篇著作里,塑造的主人公王诚,是一个十分纯洁的、非常
诚实的、有理想有抱负的热血青年,也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真正的共产
党员。王诚一生的酸甜苦辣、屈辱无奈、千挫万磨,几乎达到了常人忍
受的最大极限,但他屹然坚忍不拔,终于挺到了平反的一天。这样的人,
在今天来说,已经是非常稀有的了。因为他稀有,才显得更加珍贵;
因为他稀有,才应该写在书里,世代相传,永志不忘;因为他稀有,才应
该推荐给人们去读、去思考、去学习;也因为他稀有,更应该吁请当权
者,作为镜鉴,检点自己,造福民众。

溪洋鸿 壬辰年 春节

注:溪洋鸿,原名奚克勤,男,汉族,宁夏隆德人。教授。曾任西安工业大学校长,
宁夏工学院院长等职。

前 言

我坚信马克思列宁主义。

我自青年时代参加中国共产党,信念始终不变。

我生性憨直,不能随机应变,更无随波逐流之能,这就决定了我一生坎坷的命运。自青年时代怀着满腔热情,投身于革命阵营之中,一生为吏,对党和人民没作出多大贡献,深感抱愧。当离休之后闲暇无事,想试把几十年来耳闻目睹之事情写成文字,以资人们在茶足饭饱之余,闲暇闷坐之时,偶尔翻一翻,以解其无聊。全书既无惊险故事又无华丽辞藻,仅把现实生活中形形色色的奇事记述出来,敬献给人们。不过它不是现实生活的记录簿,作为文艺作品,其集中塑造、整理、概括都是必不可少的。谨此以告。

碧 野

姻 缘

结婚——

对任何一个新郎、新娘子来说都是无比快乐、无比高兴、无比心情舒畅、无比精神振奋的事情。

但是——

天下事竟多例外。

这是 1979 年初夏的时候，大西北的气候才变得风和日丽起来，树木青青，百草抽出了嫩绿的幼芽，和江南的春天差不多。人们刚刚换上单衣，但早晚时间，总还觉得有些微寒，必须披上一件毛衣什么的。

县建筑公司的一座瓦房，显得很破旧，瓦上长满了青苔，门窗相当陈旧，只有新换上去的玻璃擦得干净明亮。屋内用花纸糊上了顶棚，白纸糊了墙壁。夕阳照射得满屋生辉。陈设简单而雅致，一床一桌，一对木椅，床上的被褥旧但很清洁。这便是洞房也是客厅，也是临时的宴会厅。既是临时的宴会厅，也就临时增设了一个圆形饭桌和十多个木凳子。新郎新娘都是两鬓苍苍的老人，和贺客们一起围饭桌而坐。贺客中除了公司的两个作业队长和一个技术员是青年人外，其余七八个人都是白发苍苍的老头子和老太婆。这对“新婚夫妇”的两个儿子一个是团级的现役军人，一个是北京某医院的大夫。一个异姓的亲生女儿是县医院的护士长。他们三个人兴高采烈地为来宾和

父母亲敬酒、上菜,不时说些风趣话,以逗父母亲欢心。此时此刻,一对“新人”确感欢快幸福,堆着笑容的脸上,一颗颗泪珠滚滚而下,这不是幸福的泪水,这不是乐极生悲,这是二十多年艰苦受难的辛酸之泪。贺客们除了三个青年人外也是一个一个流着同情的或同病相怜的眼泪,他们欢笑着喝着酒、吃着菜、流着泪……真的奇怪! 尽是莫名其妙的事和话:既是结婚办喜事又是伤心落泪,既是作为客人来贺喜又陪着新人流眼泪! 既有共同的儿女又是才结婚! 既是亲生女儿又是异姓! 这岂不是胡说瞎说欺骗世人吗? 不,不是,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是真实发生过的事情,说来话长,听我慢慢讲来。

1945年7月的一天,万里晴空没有一丝浮云,火红的太阳早已升起,一个身材魁梧眉清目秀的小伙子,光头戴一顶旧草帽儿,上身穿一件蓝土布的旧对襟衫子,腿上穿着一条有几处补丁的黑土布裤子,光着脚穿一双麻鞋,一手端着一个白铜四方墨盒,一手捏着一支小楷毛笔,缩手缩脚地走进县立初级中学的大门。他叫王诚,是前来参加这所全县唯一的最高学府招生考试。学校今年招两个班,录取七十名学生,可报名参加考试的考生有三百多人,除了本县各小学的毕业生外还有临近几个县的考生,他们一个个都是身着新鲜的各色制服,留着洋头不戴帽子,脚蹬皮底儿鞋或家里做的白底新布鞋,胸前插着自来水笔,走起路来挺胸阔步、趾高气扬,一派很有学问阔先生的架势。确实,当时的一个小学毕业生就很不简单,一个村子甚至十几个村子里也找不出一个来。小学生一毕业就被人们称为先生,就有资格给人家当礼宾、唱礼,至于写春联,卖、当地文约,贷钱、借粮、卖儿女、卖寡妇文约什么的便就更不在话下了。所以小学毕业后就必须向亲朋家中送喜报、祭祖坟,有钱人家还要过几天大事,宴待宾客,热闹非凡。可王诚什么讲究也没有,小学毕业的那一天,其他学生都是家人拉来骡马,迎接先生回家去,只有他背起铺盖卷悄悄地步行回家去了,三十多华里路程,走进家门喝了一碗凉水就下地帮父亲干活去了。今天他看见这些衣着华美的考生,就自觉矮了一截,不要说和人家攀谈说笑,就连正眼看一下都不敢,低着头钻进教室里,找到

自己的位子坐下来,等待老师出题答卷。当教师把试题写到黑板上以后,只见其他考生从胸前抽出自来水笔,刷刷地写开了,自己才揭开墨盒,扒下笔帽蘸上墨,在试卷上写上了自己的名字。他是多么羡慕人家的自来水笔啊!那是多么的方便、多么的讲究、多么的文明,自己就读的小学是一个山区学校,同学中富家子弟虽不乏其人,但用自来水笔的学生还没有一个,今天见有些考生用自来水笔答卷子这还是第一次,想着自己什么时候能有一支,该是多么的幸福呀!想着想着出了神,直到一位监堂的老师走过来问他为什么不答卷,他才猛然醒悟,用他的毛笔写起来。

下午王诚回到自己住的小店里,同住的有十多个考生,还有几个是外县的,他们在热烈地讨论着今天考过的国文和算数两门课程,有时相互询问考题的答案,从而发生争论,可谁也不问王诚一句,也没人理睬他。王诚从他们的提问和争辩中听出这些阔先生肚子里装的东西和他们的外表很不相称,但他不敢主动和人家说一句话解释一个问题。吃晚饭的时候,其他人吃的是店家做的长面,只有王诚去向店家讨了一碗面汤喝着吃了一个糜面碗簸子,看了一阵书,准备了一下明天要考的一门自然课,就蜷缩在大炕的一个角落里睡着了。

第三天的早晨,王诚走进县中学的大门,榜已挂出,众多的考生聚集在榜下观看,他心跳得很厉害,不敢挤进人堆里去,只是在较远的地方踮着脚看榜上列出的一个个名字,他一直是这样想的:“众多的考生们一个个衣着华丽,言行活跃,看起来哪一点都比自己强了许多,在这样的众考生中,自己哪怕是背榜的,只要榜上有名,就是万幸。”所以他一直是把目光集中在后一二十名这段榜文上,经过几次细心寻找,竟没有自己的名字,他只觉得整个身子在颤抖,眼前一阵一阵的发黑,几乎要倒在地上了。他狠劲地挣扎着,支撑着身子,呆呆地站在那里,这时他看见有很多胸前插着自来水笔、穿戴整齐而阔气的考生们,没精打采、表情颓丧地走过了自己的身边,离开了这里。他站了很大一阵工夫,眼看着再没有几个人了,他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向前挪动了几步,不甘心地再看一看榜文,这次他是从头至尾去看,第一、二名

是谁，他没记清，但看过不多的几个名字以后，突然他的眼前一亮，逐渐平静了些的心，又突突地乱跳起来，像是要从嘴里跳出来的样子，他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急忙用双手揉搓了一下两只眼睛，再细心地去看了好大一阵子，不差！一点都不差！就是“王诚”二字写在了榜上，于是他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紧接着觉得浑身发烧，豆大的汗珠从额头滚了下来，他抬起右手擦了一把头上的汗，挥手把汗水甩在地上，又伸手脱下头上的草帽儿，扇了扇凉，顿觉精神振奋，力量倍增，又看了榜前的一段文字，说的是开学时间报名手续等事宜，他掉过头来飞快地向旅店走去。

王诚走进客店的时候，同住的几个考生都已收拾好了各自的行李，垂头丧气地坐在炕上，等待着吃了饭就起程回家去，当他们看到王诚的表情的時候，不约而同投以惊奇的目光，其中一个爱说话的在同住了几天之后，第一次向王诚发了话：

“请问老兄，你考中了没有？”

“侥幸榜上有名。”王诚高兴而恭敬地回答。

几个考生同时抬起头来，互相看了一眼，还是那位考生又问：“你叫什么名字？考中第几名？”

“我叫王诚，考中第八名。”王诚干脆利落地回答。

此语一出，房中所有的人都是瞠目结舌，几双眼睛集中在王诚身上，把他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看了一遍又一遍，把个王诚看得不好意思地低下头去。过了好一阵，几个人脸上露出了笑容，热情而恭敬地向王诚身边挪动了挪动。还是那位爱说话的考生又开了口：

“报考的学生这么多，你老兄能考中第八名，想必是各门功课一定都学得很好，那我们就请教老兄那道算数题，望王兄指教指教。”

王诚谦和地说：

“指教的话实不敢当！有啥问题请老兄讲出来，我们共同研究就是了。”

发话的那位考生笑了笑接着念道：

“隔墙听见人分银，不知人来不知银，每人分4两余4两，每人分5两不

足2两,问人银各多少?这就是咱们这次试卷上的那个题,想王兄一定是会算的。”

王诚面带笑容和蔼地说:

“这道题不算难。”

边说着他拿起笔来,在一张废纸上列了个算式,没用上一分钟的时间就把答案算了出来,人6个、银28两。

一直沉默不语的一个考生发了话:

“请问王兄,不知为什么算式要这样列?”

王诚看了他一眼,低下头去指着列在纸上的算式说:

“这个道理很简单,不是有这么一个公式嘛!你套进去算就行了,公式是:有余加不足除以大数减小数就是人数。人数知道了,银数就很容易计算出来了。”

一时众人哑口无言,稍停了一会儿,你一言我一语地说起话来了,有的是对王诚的奉承恭贺,有的询问他家住址家境,有的就此和他攀亲结友,亲热非常,好像是老友一样。

开学了,王诚办完报到手续后,去找宿舍,这所学校的学生宿舍只有前院一排八间,坐北向南的滚木瓦房,每间宽不过三米,深不过四米多,正面横砌着一个通间土炕,前面一个纸糊格子的窗子,一个单扇门,窗子下边有一个大案板是给学生放书用的,学校规定每间住六个学生,自找对象去住。王诚到一、二号房间门外探头看了看,同学已经住满了,炕上的铺盖放的很整齐,被子有绸缎的也有花布的,但都是崭新的,还有褥子、线单子、毛毡、床单等等,在炕上铺得厚厚的。他顺台阶依次走过去,其他房间的被褥虽不像一、二号的那样华丽,但都是很可观的,且都住满了同学。当他走到七号房门口时,见土炕上乱放着三个铺盖卷儿,三个同学一个背靠铺盖卷仰躺着,一个背靠案板坐在凳子上,一个吊腿坐在炕沿上。坐在炕沿上的同学见王诚在门口探头,就马上站了起来主动打招呼:

“同学,你是不是还没有住好房子?不嫌弃的话咱们几个就同住在这个

房子里。”他说着话时已涨红了脸，并且低下了头去，腼腆得很像个大姑娘。

王诚赶紧走进去，满脸堆着笑，热情地说：“说哪里话了，我怎么敢嫌弃哩！只要三位同学愿和我住在一起我就很高兴了，我家庭很穷寒，没有什么铺盖，住在一起就要沾大家的光了。”

仰躺着的那个同学慢条斯理的坐起来，粗声大气地说：“那就好！我们几个穷光蛋就住在一起，你是今天才来，我来校已经两天了，人家都嫌我铺盖不行，不愿要我，我一气之下就把个破铺盖卷儿抛到八号房间，找到一个亲戚家住了两天，等几个最穷的同学一起住。今天来见这两位穷同学住到七号，我又搬过来了，你来了咱们就是四个，再等两个和咱们一样穷的同学就行了。他妈的！真气死人了，咱们在经济上、派头上比不过人家，要在功课上和他们见高低！”他说完话以后，气愤愤的又躺下去了。

说话的这位同学名字叫牛文。坐在案板前的那位叫周忠，姑娘气的那位叫张效良。他们互通姓名以后，就打开铺盖卷，收拾铺炕了。说起来实在可怜得很！有什么铺头哩！牛文拿来一条被子，一条既窄又短的毛毡；周忠拿来一条被子一个薄褥子；张效良拿一条被子，一条狗皮，确实是一条狗皮，既没有熟也没有缝，四条腿子和尾巴原封未动，整个狗皮拿起来几乎像木板一样硬。王诚拿的是一条被子一条旧毛毡，这条被子实在是名不副实，开学前他母亲东倒西借凑了几元钱，买了一丈五尺白洋布，三节裁开，一节用麦草灰染了染作为被面子，两节作为被里子，家里搜寻了三四斤旧棉花蛋蛋子装在里面，可谓是一条被子了；一条毛毡虽旧可还称得起叫毡，只是这条毡是他们全家五口人炕上四季唯一的盖毡，王诚临行时他母亲拿起来给卷到被子里，王诚拿出来放到炕上，他母亲又给卷起来要他拿走。王诚哭着对母亲说：

“妈！全家就盖这么一条毡，你叫我拿走，转眼到了冬天，你和爸爸弟妹四个人光着身子怎么个睡法！我到学校去和同学们凑合着就睡了。”

他母亲鼻涕一把泪一把地劝儿子说：“我们在家里怎么个都好过，冬天铲些茅草烧个热炕，翻过来翻过去两边暖着就可以了，你到外边去，人生地不熟，能和谁凑合哩！你一定听妈的话，拿上它吧！……”

经过长时间的争执，王诚最后顺从了母亲，背上毛毡和被子大声号啕着走出了家门。今天打开铺盖卷儿，把毛毡铺在炕上的时候，他眼泪又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掉了下来。牛文见状，大声说：

“王诚同学！你就不要伤心了，我们是人穷志不穷！只要你有志气，咱们共同在功课上努力，在将来的前程上努力，一定要让那些富豪人家的纨绔子弟拜倒在咱们的脚下，天下穷人是多数，所以天下是穷人的天下！古人云：‘将相出寒门。’怕就怕我们没志气不努力，眼前的贫穷算得了什么！……”

他根本不知道王诚的心思，不知道他是何故掉泪，自顾自的高谈阔论说了一大堆不着边的话，使王诚没法插嘴解释，只好由他说罢了。

按他们几个人的铺盖情况，决定牛文和周忠合作，张效良和王诚合作，可是到晚上睡下的时候，由于张效良拿的狗皮太窄，又则四条腿子撑向四面，两个人睡在上面互相一挤，谁也睡不到狗皮有毛的地方，而是两人分别睡到两条腿上，这样硬邦邦的两股子垫在身下，反而使人无法安睡，王诚就说：

“效良啊！干脆你把狗皮往过挪一挪，一个人铺上还好些，免得咱们两个人都不好受。”

张效良说：

“这样确实不好受，但我怎好意思一个人铺上哩！要不，你就把你的毡拿起来，双折子铺上睡吧！”

王诚急忙说：

“看你说的这是什么话了！我怎么能自私到那种程度呢！我妈常对我说：‘世上的穷人是一家。’咱们都是穷孩子，咱们就是一家人，又住到了一个宿舍，就更不应该分彼此了，况且现在的天气这样暖和，我只铺一页毡就很好的了，为什么要把它折起来呢？你也真是太小看人了！”

几句话说得张效良再没有什么说的了，就只好起来把狗皮往过挪了挪，一个人铺着睡下了。

第二天就正式开课了。上午两节课后是吃饭的时间，全校学生吃饭大概是三种情况：家庭富裕有钱的学生在街上的饭馆或店房里包饭吃，家中经济

条件次一些的就在学生灶上吃,穷学生就是自己做着吃。现在到了吃饭的时候,唯独七号的四个学生不属以上任何一种形式,他们不约而同的各自拿出一布袋子炒面和糜面碗簸子,好在学校凉水有的是,就炒面和凉水吃起来,这是因为他们来校前都不知学校对学生的伙食安排情况,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知道自己没钱,所以先拿上足够一星期吃的炒面和馍,维持一个星期的生活再作长久之计。经过几天来的观察研究,他们决定自己起火做饭吃,还是两个人一合作,就按睡觉的合作分工,牛文和周忠一起,张效良和王诚一起。他们就动手做一些必要的准备工作:首先是仿照其他自己做饭吃的学生用的火炉子的样子,利用下午课余时间和泥捏了两个泥炉子,这种炉子构造很简单,只不过用两锹泥做成高不过尺许的圆柱形,上端约五分之四处为空心,边沿上匀称的捏上三个五寸多高的嘴子以作撑锅之用,下端紧靠内底部处留一圆孔,以为吹火出灰两用,这就很完整了;其次就是凑了点钱,在街上买了两捆硬柴;再就是谁拿锅,谁拿和面的盆子和铁勺子;至于碗筷,当然是各人自备。这样就万事俱备了,只待星期六回家去拿些面来,从下星期起就可以起火做饭吃,从而基本结束炒面和凉水的生活了。

开学第二周的星期一,王诚他们按期起火做饭了。学校给所有自己做饭吃的学生提供的设备条件是:一座两间的滚木瓦房,说是两间,总共只不过约十平方米的一个房子,前墙上有两个窗子,只有窗方子,实际上是两个洞,还有一个单扇门,房内正面有一个锅台,靠窗子支着一个案板,还有一个老得没牙且生锈的切面刀,别无他物。王诚他们四个人在早已抢占好的角落里放好了两个泥炉子,就这么一点房子内,放着二十多个同样的泥炉子,一到做饭时间,全部生起火来,烟呛得人就不敢直着腰出入房间,必须是弯下腰低下头,基本上是匍匐进出,进去后只能是蹲在地上操作饭食,这样当饭做成的时候从房内出来的人个个都是鼻一把泪一把像泪人儿一样。如果在学生做饭时,有不知道的人在远处看见了,一定会误以为是这里失火了,整个房子被浓烟淹没了,学生们吃着饭的时候,还在不停的左一把鼻涕右一把泪的洒着,不了解情况的人如果看见一定以为是这些学生都有什么伤心大事,

在吃饭的时候犹不能止住哭泣。他们所吃的饭大都是莢豆麦面跌蛋蛋、鞑馍馍,也有挖些野菜吃徽饭的,间或也有人吃一顿搅团的,吃麦面那是根本没有的事,不论什么饭,唯一的调料就是咸盐,至于蔬菜之类的东西,根本是看不到的。王诚他们今天是第一次做饭吃,业务生疏动作不快,到饭做熟还没端碗,上课钟已经响了,就只好空着肚子上课去了。过了几天,他们做饭的技术熟练了,也就能够赶上其他同学的速度,勉强到上课时间饭就吃完了。从此王诚每个星期六下午回家去,星期日背上一麻搭子二十多斤重的面到学校来,六十多华里路程要一步一步地走过来呀!每当他走进宿舍门的时候,就觉得浑身再连一点儿劲都没有了,全身的汗水如水洗一般,一下子连人和搭子躺倒到炕上,过上很大的时间,才有劲爬起来,把面放到书案底下去。天气渐渐短了,星期六上完最后一堂课太阳就快落西山了,六十多华里路程,王诚快跑一阵慢跑一阵,还有二十多里路的时候,天就黑得什么也看不见了,又是山间的羊肠小道,高一脚低一脚跌跌撞撞走到家门口时母亲总是一个人依门而立,一听见脚步声,光问一声“是诚儿吗?”接着就是泪如雨下泣不成声。不管王诚如何劝说,每次当夜半更深他到门口时,母亲还是等候在那里。可怜天下父母心啊!一连背过两三星期的面以后,存余起来的面就够吃一个星期了,王诚这一个星期六就可以不回家去,星期日天一亮就起来到大山里去背一捆子硬柴来,可以烧两三个星期。不过到大山里去背柴林深刺多,手足往往被刺破,可总比回家背面松和些,因为来回只不过四十多华里路程,这就大大地省劲了。

转眼冬天到了,气候一天比一天寒冷起来,教室内没有火,老师和学生们都被冻得缩手缩脚的。这天北风扬雪,气候特冷,两节课下来,每个学生都被冻得手脚麻木了,生火做饭的时候,双手格外的不听使唤,加上硬柴被雪下湿了,很多炉子生着火灭了,反复几次生火,很大的时间就过去了,有一半以上的学生饭才刚做熟,王诚也才跌完最后一个面蛋蛋在调盐的时候,上课钟敲响了,只好盖上锅盖上课去。一节课下来,一走进火房,锅盖上麻雀拉满了屎,当然谁也不在乎这些,因为大家都习以为常了。王诚揭开锅盖,锅里的

饭快要结冰了，课间十分钟时间不可能生火烧热来吃，只好赶快狼吞虎咽地吃了两大碗。这样浑身冰冷的人，肚里吃进去快要成冰的冷饭，当他往教室里走的时候，突然全身颤抖起来，两腿好像没有骨头了一样，只觉天旋地转，眼前发黑，再什么也不知道了。同学们见王诚躺卧在雪地上，很多人跑过来，喊叫不应，只见他脸色乌青，双眼紧闭，大家七手八脚很快抬到他的宿舍里。牛文知道是受冷过度，赶快到一位老师那里要来一杯热水，可是王诚牙关紧闭，无法灌入。牛文就将王诚放成仰卧式，牛文将水噙在口里，嘴对着嘴灌了数十口，始觉其嘴稍有些软乎。可是房子像冰窖一样，就这样躺下去，难免他一命呜呼。张效良把他们做饭的硬柴拿了几根来，在当地上生了一堆火，牛文把他们的被子铺了两个将王诚抬到上边睡下，这才发现王诚的麻鞋还穿在脚上，就赶快给他脱麻鞋，可是怎么也脱不下来，因为麻鞋和袜子统统冻结在脚上了。这时房子里外已挤满了同学，有几个同学就喊叫让牛文赶快用刀子把麻鞋带挑断脱下来，先救人要紧，可牛文脸上挂着泪珠摇了摇头说：“不能呀！这是他唯一的一双鞋，鞋带挑断了，难道让他光着脚不成？”正在这时，只听人群中有一个颤抖的声音喊道：“挑断！挑断！先救人，我马上给他拿一双布鞋来。”人们回头一看，原来是钟玉两眼含着泪花在说话，几个人马上动手把麻鞋带挑断，慢慢地把鞋袜从脚上撕下来，虽说是慢慢的撕下来，可由于袜子冻着黏在了脚上，还是把满是冻疮的两个脚上几片子皮撕了下来，脓血不住的流了出来。大家用废纸给他包好，这才给他盖上两床被子，这时房子里虽然是浓烟笼罩，但毕竟是温暖些了，只听王诚长长地叹了一口气，钟玉已经拿来了一双旧布鞋放在了地上，并说：

“现在看来问题不太大了，其他同学们都上课去，留下张效良同学一个人照看就行了。”

同学们马上都往教室里上课去了，只有张效良一个人一面在地上拨弄着火，一面不时地看着王诚的脸色和呼吸情况。钟玉说话，同学们为什么那样的肯听呢？因为他为人诚实正直，说话算数加上各门功课都好，入学考试是第一名，家庭又富裕，被学校指定为这个班的班长，在学生中有很高的威

信,所以不论在什么场合,只要他说话,同学们都是很听从的。

过了二十多天,是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半夜间,钟玉起来小便,看见教室里有个微弱的灯光,好像鬼火一样摇摇闪闪,他感到一阵害怕,但定睛看了好一会,还是在原地不动,奇怪!天这么冷,这么黑,又是更深夜半,谁还能在教室里干什么呢?如果没有人,又哪里来的灯火呢?他进房子去穿好了衣服,顺手提了个顶门棒,轻手轻脚慢慢的寸着步子往教室里走去,当他轻轻地推开教室门的时候,一眼就看见是王诚坐在自己的课桌前,桌子上放着一个约有三寸多高、下边是一个圆盘底座、中间是个细柱子、上边有比胡桃稍大些的一个灯头的食油小灯盏,发着比萤光亮不了多少的光,他就靠着这微弱的光亮在写着什么。钟玉走到他的身后看时,原来是在做数学练习,他一个题一个题的做得非常细微用心,时间过了很大一会,他竟然没有发觉身后有人在窥视,王诚停住了笔,拿起墨盒子来,放到嘴跟前边呵边自言自语地说:

“这个鬼天气太冷了!墨盒子刚暖消就又冻住了,真气死人了!”

“小心!看把你气不死倒给冻死了。”钟玉接着话茬说了一句。

王诚被身后突然的话音吓了一跳,急翻身站起来,原来是钟玉,手里提个木棒站在他的身后,他急问:

“你什么时候进来的?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夜这么深了,你不睡觉出来干什么?”

钟玉没有直接回答他的问话,反问道:

“夜这么深了,你不睡觉一个人在教室里干什么?”

说得两个人同时哈哈大笑了,笑毕,王诚说:

“钟玉同学,感谢你给了我这双布鞋,晚上坐教室穿着不太冻脚,就能多坐一会儿,以往穿个麻鞋,身上还勉强能撑住,主要是脚冻得受不住。”

钟玉接着问:

“这样说,你是每天晚上都在这样的开夜车吗?”

“是每天晚上坐一会儿。”王诚回答。